

·实践平台·

从国际编目原则看检索点语言

林 明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871)

摘 要: 中外目录体系、语言文字和编目规则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检索点采用的语言文字, 首先要适合读者需要, 把读者的便利性放在第一位。

关键词: 国际编目原则 检索点语言 规范标目 目录体系 罗马化

中图分类号: G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8)01-0084-04

Visions from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Principles to Language of Access Points

Lin Ming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s: There are Distinc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in catalogue systems, languages and scripts, and cataloguing rules. Languages and scripts used by access points should best suit to need of the users of catalogue, and the first is the convenience of the user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principles; language of access points; authorized heading; catalogue system; Romanization

CLC number: G254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8)01-0084-04

对编目工作而言, 检索点 (Access points) 是“用于查找某一书目记录、规范记录或参照的一个名称、术语、代码等”,^[1]若检索点是一个已有规范记录的个人、团体、统一题名或主题等名称及其变异形式, 就是规范标目 (Authorized Headings), 其形式“是以一贯形式识别实体的名称首选形式, 可以是最显著出现在载体表现中的名称, 也可以是被目录用户广为接受的名 (即惯用名称)”,^[2]一般而言, 规范标目的语言应选择原语言, 比如中国名称的标目形式用汉语, 西方名称的标目形式用西文。但是, 由于各国语言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 检索点语言在编目实践中常会出现令人困惑的深层次矛盾。

1 检索点语言的原则

作为国际公认的第一部国际编目原则, 1961 年公布的巴黎原则曾经提出:“当著作有几种语言的版本时, 一般应首先根据原文版的语言取标目; 但如果目录中通常不用此种语言时, 则可以根据目录和引文通常使用的一种语言选

择标目”。^[3]这段话表明, 规范标目是选择原语言、还是目录使用的语言时, 要视目录所用语言而定, 原语言并非唯一选择。40 多年以后, 2006 年修订的法兰克福草案作为新的国际编目原则, 重新提出:“当名称以几种语言表达时, 根据以原语言和文字表达的载体表现中出现的的信息而建立的标目, 应当首选为规范标目; 但是, 若原语言和文字并非在目录中正式使用的语言和文字, 则标目可依据载体表现或参照出现的、以最适合目录用户的一种语言和文字表达的形式”,^[4]这段话表明, 法兰克福草案继承了巴黎原则提出的标目语言原则, 主要变化是后一句话由巴黎原则的“如果目录中通常不用此种语言时, 则可以根据目录和引文通常使用的一种语言选择标目”, 改为“若原语言和文字并非在目录中正式使用的语言和文字, 则标目可依据载体表现或参照出现的、以最适合目录用户的一种语言和文字表达的形式”, 更加强了“依据载体表现上出现”及“最适合目录用户”的两个条件。此外, 在巴黎原则中出现的“语言 (Languages)”一词在法兰克福草案中也被扩展为“语言和文字”

(Language and scripts),更多考虑到了不同语言文化背景,没有硬性规定标目必须采用同一种语言,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以按目录使用的文字字体意译。因此,一种名称的规范标目只是特定语言文化背景的相对统一,并非超越任何语言文化背景的绝对统一。

2 不同目录体系的差异

西方国家通常实行各种语言文字的书目记录混合排列的单一的字典式目录(即一体化目录体系),这是由其文字以拉丁字母拼写的特点决定的,比如英、法、德、西班牙语同属拉丁语系,采用相同的字母,可以排列在同一目录中,无须按语言分开,而东方国家特别是我国由于汉字的独特性,形成了按语言分立的目录体系,分为中文、西文、日文、俄文等目录,形成不同目录体系,这正是我国编目的重要特色。下面以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国内图书馆为例,说明中西文目录体系之间的差异。

2.1 国会图书馆的目录体系

在国会馆的多语言单一目录中,所有名称的标目都按西文排列,西文名称的标目形式采用原语言,而非西文的名称(如中、日、俄文等)必须按发音转写为拉丁字母(即罗马化 Romanization),才能排进西文目录中,而且不同语言采用不同罗马化方案。此外,国会馆对任何语言的文献都采用同一个编目规则处理(即 AACR2),使得一个名称无论原来是什么语言文字,其标目形式都是统一的。罗马化音译虽然解决了非西文名称的目录排列问题,但它是牺牲以原语言检索的读者便利为代价的。以中文名称为例,若其汉字形式用罗马化音译(国会馆2000年以前用 W.-G.氏拼音,2000年以后用汉语拼音),原有含义就变得难以识别(见下文),可见,任何一种非西文名称标目的罗马化,必然给使用非西文的读者带来不便,这正是国会馆目录的无奈和欠缺,这是因为,国会馆目录揭示的文献绝大多数是西文文献,非西文文献所占比例很低;其目录中的检索点语言只能采用西文形式,不可能同时采用非西文形式;其主要目标是为使用西方文字的读者提供便利,难以兼顾使用非西文的读者的便利。

2.2 国内的目录体系

国内的目录体系是按语言分立的,在一种特定语言的目录中,若一个名称的原语言和字体与目录使用的语言不同,就选择所编文献上出现的形式或者适合读者习惯的形式,也就是国际编目原则提出的“适合目录用户的语言或字体”,比如中文编目对外国的个人和团体名称按所编中文文献上出现的中译名确定其标目形式,不必是原语言形式。另外,国内

对不同语言文字采用不同编目规则,比如中文编目用《中国文献编目规则》,西文编目用《西文文献著录条例》,日、俄文编目也各有自己的规则,因此同一种名称在不同目录中的标目形式不同。编目规则不一致,同一名称的标目形式也不会统一,这正是国内分立目录的不足。但国内编目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内读者提供便利,能够满足“依据载体表现上出现”及“最适合目录用户”的两个条件,以适应使用不同语言的读者的检索习惯。

由此可见,第一,多语言单一目录和按语言分立目录是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产物,各有利弊;第二,按语言分立目录、采用不同编目规则是中国编目特色;第三,音译或意译要根据读者习惯而定。

3 不同语言文字的差异

3.1 拼音文字

拼音文字是用字母表示读音的文字体系,它是一种表音文字,由若干字母的组合构成一个词,通过发音知其含义。比如用几个字母组合为英文单词 Dog,知其含义是“狗”。拉丁语系和斯拉夫语系都是拼音文字体系。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都以本国通用文字作为目录使用的文字。

3.2 汉字

汉字是用形体表示含义的文字体系,它是一种表意文字,一个形体代表一个汉字,通过形体知其含义,比如“马”字,只要看到其形体,无须借助发音就知道它代表一种动物。汉字系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存在的表意文字体系。国内的中文目录是以汉字作为目录使用的文字。

3.3 汉字的拼音化问题

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字体系,只有音译或意译才能相互转化,汉字音译的最大问题是,若把汉字拼音化并独立使用,就会难以识别。汉字是形体文字,存在大量同音字和不同音调字,一旦拼音化,原有形体消失,就会产生理解上的障碍。比如“马”的拼音形式 Ma,可对应十几个汉字,因而 Ma 的含义就很难确定,又如国内某团体的拼音形式 Zhongguo nong ye ke xue yuan. Tu rang fei liao yan jiu suo,也很难辨识(见下文),一个名称的汉字越多,识别就越困难。汉语拼音是汉字的辅助体系而非独立的文字体系,主要用于辨音而不是识义,因此使用汉语拼音要注意适用性,例如在国内西文目录中,中国名称的标目是否采用汉语拼音,要考虑到国内读者习惯,不可全盘照搬国外的音译。不适合汉语拼音音译的,允许意译。一般来说,人名和地名比较适合汉语拼音音译,而团体名称的意译比音译更能为读者接受。

4 中西编目规则的差异

在国会馆目录中,原语言为非目录语言文字的名称均采用罗马化音译(见上文),而国内中西文目录对原语言并非目录语言文字的名称采用了不同政策。

4.1 西文编目规则

《西文文献著录规则》对非西文的个人名称采用罗马化音译形式,中国人通常用汉语拼音(某些惯用形式例外)。人名仅是区别个体的符号,音译问题不大,比如曹雪芹的汉语拼音形式是 Cao, Xueqin, 但某些国际惯用形式例外,比如孙中山的标目用 Sun Yet-sen, 不用汉语拼音。

对非西文的团体名称, AACR2 规定,“若团体名称是非拉丁字母书写的,按编目机构所用该语言的拼音表,将名称罗马化”,^[5]该规定即作为国会馆罗马化政策的依据。但 AACR2 同时又有语言交替规定,“若目录使用者不熟悉团体名称所用语言,则采用适合目录使用者语言的形式”,并举例说明日本某团体标目可以采用英译名 Japan Productivity Center, 不用罗马化形式 Nihon Seisansei Hombu。^[6]这个规定说明,团体标目的音译或意译要根据特定的目录语言和读者习惯,音译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硬性规定。

我国西文编目规则一贯以意译原则处理非罗马语言文字的团体标目,例如 1961 年出版的《西文普通图书著录条例》,^[7]1985 年出版的《西文文献著录条例》,^[8]2003 年出版的《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扩大版)》^[9]都明确规定非罗马语言文字的团体名称采用该团体出版物上的英译名,这些规定与上述 AACR2 的语言交替规定不谋而合。比如,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标目使用官方在对外文献上公布的英译名 China.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不用汉语拼音 Zhongguo. Quan guo ren min dai biao da hui),又如,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用英文名称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Soil and Fertilizer(不用汉语拼音 Zhongguo nong ye ke xue yuan. Tu rang fei liao yan jiu suo),又如,北京大学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用英文名称 Peking University. National Laboratory of Protein Engineering and Plant Genetic Engineering(不用汉语拼音 Beijing da xue. Dan bai zhi gong cheng ji zhi wu ji yin gong cheng guo jia zhong dian shi yan shi)。近年国内有主张中国团体名称放弃意译,改用音译,^[10]其主要理由是可以直接照搬国会馆记录,反映了注重技术操作便捷,忽视读者便利的一种观念。特别要提到的是,在 1983 年召开的西文图书编目标准化与自动化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致同意国内对 AACR2 的采用

原则是“基本采用,个别修订”,主要是指中国人名、团体名、统一题名的语言文字形式要适应国内读者习惯,^[11]即使到现在,这个原则应当还是适用的。

4.2 中文编目规则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对非汉语的外国个人名称一般采用著作上出现的中译音形式,不用原语言形式,比如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但惯用汉化形式例外,比如美国作家赛珍珠。^[12]

对外国团体名称在原则上依据意译,采用中译名形式,若中译名形式不同,就采用惯用形式。^[13]比如,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日本共产党等,既不用原语言,也不用汉字音译(惯用形式例外)。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对外国著作的统一题名取其中文著称者为统一题名,例如中译名的“圣经”、“天方夜谭”、“荷马史诗”等。^[14]近年国内有主张“译著以其原文题名作为统一题名”,^[15]但是,2006 年最新修改的法兰克福草案指出统一题名应优先“使用目录语言文字的众所周知的题名”,而“统一题名应是原题名”并非必需条件,^[16]由此看来,中文目录仍以中文著称者为统一题名为好。

4.3 中西文编目的共同点和某些观点分歧

对国内中西文编目来说,虽然编目资源和目录语言不同,但检索点语言的原则却是一致的,即,若一个名称的原语言与目录使用的语言不同,个人名称一般都采用音译形式;团体名称一般都采用意译形式。这并非偶然,因为在按语言分立的目录中,读者只能用一种语言查阅采用该语言的目录,编目人员也只能依据所编文献的语言去确定标目的语言形式,不大可能以另一种语言去确定或查找检索点,比如在西文文献上出现的中国团体名称是西文意译形式而不是汉字或拼音形式,反观中文文献,其道理亦是相同的,这正是按语言分立的目录影响检索习惯的结果。应当说,国内中西文编目规则对检索点语言的政策是基本符合国际编目原则精神的。近年来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国际化 OPAC 环境下,可以采用原语言的标目形式,或者照搬国会馆的标目形式,力求改变国内的一些习惯做法(详见上文)。既有不同观点存在,就需要通过充分的学术讨论,达到共识,以利于提高国内编目理论和实践水平。

5 读者的便利性

无论标目使用哪一种语言形式,首先要考虑读者方便,而不是给读者制造麻烦。美国编目大师卡特主张编目规则要适应“读者的习惯看法”,印度的阮冈纳赞也说过,“使用习惯查找的标目,应当构成一条款目”,也就是说,规则要适

应读者习惯,而不是要读者去服从规则。这两个编目大师的名字出现在法兰克福草案中并非偶然,他们的观点代表了国际编目原则一再强调的宗旨——把读者的便利性放在第一位,读者的方便要大大高于编目工作的方便。所谓便利性就是“在著录以及检索点名称的受控形式作出抉择时应该考虑到用户”。^[17]但是,读者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群,而且读者个体所通晓的语言也是有限的。对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读者而言,一个名称的“为人熟知形式”肯定是不一样的,即使同为拉丁文字体系也是如此,更不用说不同语言文字体系了。在国内,要实现统一的编目规则或统一的标目形式在当前是不现实的。但是,为适合编制统一的规范记录的需要,可以考虑将一种名称的原语言形式作为基本标目,该名称的“适合一种目录语言和读者习惯的语言形式”可作为并列标目(Parallel heading),^[18]至于该形式采用音译还是意译,应根据使用该目录语言的读者所熟知的形式或所编文献上出现的形式,分别排入各自目录,不强求标目形式的统一。利用统一的规范记录在各个目录之间建立相关参照,为不同读者群提供最适合的语言形式,这在当前应是可行的。尽管国际化的OPAC很容易使编目工作倾向一种强势规则和目录,但是,“...无国界的目录系统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不同国家读者群体习惯使用的语言不同”,^[19]而这种习惯所依托的语言文化是稳定的。因此,检索点语言不单纯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语言文化层次问题。编目决策者应充分考虑这个因素,权衡利弊时,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这个“轻”或“重”的因素就是把读者的便利性放在第一位,这正是国际编目原则反复强调的基本精神。

参考文献:

- [1] Glossary for IME ICC, 20 Sept. 2005 (updated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of the IME ICC4, Seoul meeting August 2006)[S].
- [2] Statement of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Principles(agreed and recommended changes from IME ICC4 meeting, Seoul, Korea, 2006) . 5.1.2 [S].
- [3]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1961) 7.1. In IFLA Cataloguing Principles: Steps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Code [S]: 68.
- [4] Statement of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Principles(agreed and recommended changes from IME ICC4 meeting, Seoul, Korea, 2006) . 5.1.3 [S].
- [5] Anglo- 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 / prepar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Joint Steering Committee for Revision of AACR. 2nd ed. 2002 rev [S]. Chicago : ALA, 2002. 24.1B1: 24- 5
- [6] Anglo- 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 / prepar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Joint Steering Committee for Revision of AACR. 2nd ed. 2002 rev [S]. Chicago: ALA, 2002. 24.3A: 24- 7.
- [7] 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西文图书卡片联合编辑组.西文普通图书著录条例[M]. 北京: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1961: 47, 54, 62.
- [8] 中国图书馆学会西文文献著录条例编写组.西文文献著录条例[M].北京: 中国图书馆学会, 1985: 148- 149.
- [9] 中国图书馆学会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组.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扩大版)[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3: 379.
- [10] CALIS联机编目中心.CALIS西文图书编目业务培训教材 普通班[M]. 2006: 114- 115.
- [11] 西文图书编目标准化与自动化研讨会会议录[Q].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印, 1983: 11- 12.
- [12] 国家图书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修订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 第二版[M].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347- 349.
- [13] 国家图书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修订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 第二版[M].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366- 367.
- [14] 国家图书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修订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 第二版[M].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374.
- [15] 张期民等.中文图书联机合作编目教程[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63.
- [16] Statement of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Principles(agreed and recommended changes from IME ICC4 meeting, Seoul, Korea, 2006) . 5.2.4.1 [S].
- [17] Statement of International Cataloguing Principles(agreed and recommended changes from IME ICC4 meeting, Seoul, Korea, 2006) . Appendix [S].
- [18] Guidelines for authority records and references / revised by the IFLA Working Group on GARE Revision. 2nd ed. 2001 [S]: 4.
- [19] 林明, 王绍平.从巴黎原则到国际编目原则[A]. 21 世纪的信息资源编目: 第一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30.

作者简介: 林明(1945-)男,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